

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与 新马华人社会*

黄贤强

1905年6月下旬新马两地有两场不寻常的集会。6月20日下午二时，一百多名新加坡华人齐集于华影街（Wayang Street）的同济医院，在华社领袖林文庆等人的领导下，正式展开新加坡开埠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抵制美货运动。一星期后，也就是6月27日下午三时，檳城华人绅商在林克全的召集下，在平章会馆举行类似新加坡的反美集会。本文主要是探讨这场被人忽略的社会运动的形成背景，以及在新马各地发展的情形和特点，进而分析二十世纪初期新马华人的社会和政治状况。

抵制美货运动的起因与美国的排华政策有密切的关系。19世纪中期开始，大量的中国东南沿海居民远渡重洋到美国淘金和修建铁路。但是美国自

黄贤强博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讲师。

* 本文初稿曾于1996年7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办的学术讨论会上报告，得到系主任陈荣照副教授、王慷鼎博士、凌荣添博士、容世诚博士、刘宏博士、李志贤先生和陈美玲女士等同仁的指正，特此致谢。同时也感谢匿名审稿人员的意见。虽然，文中任何错误，应由作者负责。

1882年后陆续制定了许多排华法律，逐步禁止华工入境。^①同时，美国海关人员也对合法入境的华人采取种种的歧视待遇，如非法拘留，长期盘问，和藉故遣返等。当一项为期十年的中美华工条约于1904年届满时，满清政府决定不再续旧约，而主张商议新约，以期解除或改善华工赴美的限制。然而美方为贯彻其排华政策，向中国施压，要求继续旧工约，或者换汤不换药，重新签订与旧约类似的新约。当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兼谈判代表柔克义（William W. Rockhill）抵达中国前夕，上海绅商便于5月10日假上海商业总会召开反对华工条约会议，俗称拒约大会。会中决定电函北京政府，促其不要签订新约。同时，也决定给美国两个月的时间来改善排华法律。如果在期限届满时美国仍未改善对待华工的政策，上海商人将号召全国各界抵制美货。可是，美国政府并未认真的理会上海商总的威胁，因此中国各地便陆续展开反美运动。^②上海商总不只号召中国各地商会的支持，也电函海外华侨聚居的商埠，如新加坡和旧金山等地，请求声援抵制苛约。新加坡华人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聚众研商抵制美货。

6月20日新加坡同济医院的集会，并不会令本地华人感到太过意外，因为自从上海总商会号召海内外各埠支持之后，新加坡的主要华文报章《叻

① 有关1882年排华法案的制定原因和过程，见吴剑雄，〈美国排华运动与排华法案之成立（1850至1882年）〉，《食货月刊》14期（1984年7月），页50-67。

② 对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在中国各地的发展有比较全面的叙述和分析的著作有：（1）张存武，《光绪三十一年中美工约风潮》（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3），1982年再版）；（2）Wong Sin Kiong, "The Genesis of Popular Movements in Modern China: A Study of the Anti-American Boycott of 1905-06,"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1995.

报》即对在中国进行的抵制活动作过多次的报导和评论。^③ 例如 5 月 27 日题为〈华商爱国〉的报导中，相当详细地记载了上海绅商在商业总会的开会情形，以及粤帮和闽帮领袖分别在他们的会馆的商议情形。^④ 新加坡反美集会的目的在 6 月 17 日的《叻报》头版公告中写得很清楚：

美人限制华工禁约，经沪港粤垣各内地商会开议，力筹抵制。此事关切我国大局，凡我华商宜表同情。兹本坡华商拟于本月十八日（阳历六月二十日）两打点假座同济医院集众商议，以保国体，而杜将来。

从这段公告的文字中已经可以看出为何新马华人会卷入这个原本只是中美两国之间的纠纷。第一个原因是南洋华人虽然身处异乡，但仍然心系家乡和祖国。而且，绝大部份受美国排华政策所影响的华工，也和新马华人一样，来自东南沿海的广东和福建两省。一份对同乡的感情和关心促使他们积极参与这个“关切我国大局”的事件。其次、保障华工权益也与国家及民族的自尊相提并论。自从鸦片战争（1839 - 1842）以来，中国与外国交战，屡战屡败，割地赔款已成惯例。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又拥有治外法权和租借地，使中国人的自尊心受到严重的伤害。当政府无力维护国家尊严时，人民只好自力。此刻商民争取拒续苛约，正是要挽回民族的自尊心，也是“保国体”的具体行动。新马华人参与的第三个原因是他们担心万一美国的排华政策得到顺利的执行，新马的殖民地主人——大英帝国——以后也会效仿而采取排华政策。果真如此，下一个受害者就是新马的华人了。因此，公告中所提到的“杜将来”，便是指要杜绝将来对新马华人的祸害。简言之，华人参与此运动，具有三方面的意义：声援同胞，维护国体，以及最重要的是保障自己将来的命运。

③ 根据统计，从 5 月 19 日到 6 月 19 日之间，至少有七则相关的报导和评论，分别如下：5 月 19 日〈电请拒约〉；5 月 27 日〈华商爱国〉及〈粤垣会议抵制华工事〉；6 月 13 日〈汇录上海中美官商会商禁约事〉；6 月 15 日〈力争禁约〉；6 月 17 日〈请华商筹抵美事〉；6 月 19 日〈同筹拒约〉。

④ 《叻报》，1905 年 5 月 27 日。

新加坡反美大会的高潮是曾兆南、吴兴季子、林文庆等人的演说，他们分别讲演美国华工条约的苛刻，呼吁群众支持上海等地的号召，“使美知众志成城，亦众怒难犯，则祸可中止。”^⑤ 根据《叻报》的报导，这些听众来参加之前，已略知大会召开的目的，也略闻美国苛待华工的事实，所以前来之时已是“义愤之心形于词色。”^⑥ 听了林文庆等人慷慨激昂的演讲后，更是人心沸腾，全场骚动。随即大家决定组成一个委员会统筹抵制美货事宜。林文庆被选为总理，本地的四大帮派各推举一名襄理，分别是闽帮的吴荣甲，粤帮的简仁石，潮帮的曾兆南和客帮的张浪溪。^⑦ 他们首先执行的一件事，就是联名致电北京政府及中国驻美公使梁诚，以及美国驻北京公使柔克义，表达反对续约的立场和抵制美货的决心。英文稿由受英文教育的林文庆亲拟，中文稿则由《叻报》前主笔叶季允所撰。全文如下：

（农历）五月十八日新加坡众华商集议，力助上海华人商会抵制美约之举，并拟此后不与美国人交易，不买美货及其制造各物，必待其将禁止华人入口之条切实废去而后已，为此电禀。^⑧

新加坡是南洋地区的交通枢纽，从中国南来的劳工通常先到新加坡，再转往马来半岛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各地。同样地，很多有关华人的讯息也是从新加坡传播出去。例如，林文庆在新加坡的集会结束后，便马上致函檳城华商，请求共襄盛举，于是抵制美货运动的浪潮很快地传到檳城。6月27日，当地绅商在平章会馆召开大会。临时议长林克全首先“宣明会议宗旨，以为宜与上海、新加坡等处协同办理。”^⑨ 另一位筹办人辜祯善随后“将新加坡华人大医生林君文庆致本屿华商之函宣读，大都劝勉吾人同心合德，以抵制美

⑤ 《叻报》，1905年6月21日。

⑥ 同上。

⑦ 同上。

⑧ 同上。

⑨ 《檳城新报》，1905年6月29日。

约而争国体之说。”^⑩接着发言的是伍连德医生，他呼吁当地各界人士要团结一致，才能迫使美国知难而退，放弃重订苛约的计划。而且，伍也知道与其他地区华人合作的重要性，他强调：“我等必宜与上海、石叻（作者按：即新加坡）等处互相附和，永不用美国货以抵制之，使彼货之销场大窒，知吾爱国保种之热心。若不翻然改订苛约，吾人亦永弗懈也。”^⑪其他发言支持的商绅还包括林成辉、温文旦、谢德顺等人。会议结束前与会者达致三点决议：

- (1) 檳城支持上海商业总会的号召，抵制美货。
- (2) 拍电报给满清政府外务部和商务部，以及上海商业总会，表达檳城商民支持抵制美货的决心。
- (3) 公推领袖十人，负责推动抵制美货活动。闽籍和粤籍绅商各占五人，分别是林克全、林耀煌、温文旦、吴世荣、辜立亭、梁乐卿、郑大平、叶寅阶、伍信时和陈炳贵。^⑫

经过新加坡和檳城的二场誓师大会后，新马各地的抵制美货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在雪兰莪州的吉隆坡、吡叻州的怡保、太平、安顺、金宝和务边等地先后都有类似的集会。以下将分析这个运动在新马发展的两个特点：

（一）深入社会各阶层

此运动在新马地区的发起人虽然是绅商和华社领袖，但参与者还包括小商人、劳工、甚至是社会更下层的人物如妓女等。小商人方面，新马各地的茶馆和餐厅的老板每年年初都会向广州糕饼制造商订购大批月饼，以供应农历八月中秋节的市场需求。自从抵制运动掀开后，很多本地商家都取消订单，因为他们听说那些月饼是用美国进口面粉制成的。^⑬很多布疋商也是积

^⑩ 同上。

^⑪ 同上。

^⑫ 《檳城新报》，1905年6月29日；《叻报》，1905年7月3日；*The Straits Times*, July 3, 1905.

^⑬ *The Straits Times*, September 13, 1905.

极的支持者，例如檳城一家布疋公司号召同行共同停止进口和买卖美国布疋，结果同业都同意遵守公约。^⑭ 尽管这些商人可能会因为参加抵制而遭受经济上的损失，但大部份商人基于爱国热诚，不惜牺牲私利。吡叻州金宝的一家洋货布疋公司也是因为参加抵制而使生意锐减，后来这家公司东主想出一个好的解决方法，即进口中国土布以取代洋布，生意才逐渐好转。^⑮ 当然，不是所有商人都愿意牺牲自己的商业利益，其中也有些商家继续买卖美货，例如在吉隆坡就有一些华商继续销售美货。^⑯ 但这些商人一旦被发现，都会被公开谴责，被骂为无人性的冷血动物。檳城一家商号就因为被发现向香港进口三千包美国面粉，结果抵制者在平章会馆开会讨论惩罚办法，决定要求该商人将原货退回，而且还责备他“无国民团体之心，具凉血动物之质。”^⑰ 一些代理欧洲产品的商人，为了防止消费者误会他们的商品来源，特别在报章上刊登广告。例如英国药水 Woods' Great Peppermint Cure 的代理商，从八月中旬起，一连几个月在《檳城新报》上刊登启事声明，又在广告中以特大号粗体字注明：“此药水并非美国所制。”^⑱ 另一个生产“韦廉士大医生红色补丸”（Dr. Williams Pink Pills for All People）的药厂总局甚至刊登辟谣启事，标题是“造谣必究：声明不是美国之货”。广告中还特别强调补丸是英国医生所研发生产的。^⑲

劳工阶级方面，码头工人也积极加入抵制行列。当一艘英国船运载海峡殖民地政府所订购的美国货物到达新加坡港时，码头苦力拒绝装卸货物。华民护卫司（British Chinese Protectorate）的官员请侨社领袖陈楚楠和张永福协助解决罢工行动。陈、张两人原本就支持抵制美货，便以无能为力为藉口

⑭ 《檳城新报》，1905年9月12日。

⑮ 《檳城新报》，1905年11月3日。

⑯ 《檳城新报》，1905年9月22日。

⑰ 《檳城新报》，1905年10月20日。

⑱ 《檳城新报》，1905年8月12日；同一广告也在《叻报》刊登，见1905年9月16日。

⑲ 《檳城新报》，1905年12月29日。

推辞。后经英国官员再三要求和解释，说明这批美国货是当地政府在抵制运动发起之前就已订购的用品，而且是殖民政府的必需品。陈、张最后勉强同意在公告上具名，规劝工人取消罢工，才使卸货工作得以恢复。^⑳新加坡的华人也响应罢乘电车的号召，因为他们误以为那家刚投入服务的电车公司是美国人所经营的。^㉑后来这家电车公司的负责人郑重声明是英国的公司，才结束这场短暂的罢乘风波。处于社会更下层的妓女也参加抵制美货运动。《南洋总汇报》曾报导：“牛车水群玉楼，有女妓艺名小桃者，此中之翘楚也。前晚于坐灯之际，适有来识之某商人，口含（美制）吕宋烟，昂然而入。小桃瞥见之下，即将某商口中所含之一枝，夺而掷诸门外。”并且还教训那位嫖客。结果，“某商嘉其热心，殊不生气，连呼唯唯而已。”该报导最后不但夸赞该妓女为娼界中的拒约女杰，而且还指出新加坡的小桃不是绝无仅有，在澳门和广州等地也同样有妓女热心参加抵制美货运动。^㉒

各阶层人士支持的程度，也可以从捐款的名单中看出端倪。9月6日在吡叻州安顺的抵制大会上，出席者共176人，乐捐活动经费总额是484元8角。^㉓其中只有11位捐献10元或以上，另有19人捐出3元至6元不等，其他146人捐给2角到2元不等的金额。我们可以理解大部份有钱者为了顾忌身份和形象，不会只捐出2元以下。由此可知，多数的捐款者都是来自于中下阶级的老百姓。

^⑳ 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53），页76-77。颜清湟则指出有一艘美国船在港外搁浅，而华工拒绝维修，见Yen Ching Hwang,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ingapore and Malay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86, n187.

^㉑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London, 1923; repri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375.

^㉒ 《有所谓报》（香港），1906年1月7日。

^㉓ 《檳城新报》，1905年9月18日。

(二) 宣导方式多样化

抵制美货运动得到新马各阶层人士的支持与宣传工具的多样化有密切的关系。主要的宣传方法包括静态的报章评论和报导,以及动态的方式如歌谣诵唱,公开演讲和戏剧演出等。

报章的报导扮演著重要的鼓吹功能,其中檳城出版的《檳城新报》和新加坡发行的《叻报》都对这个反美事件作了详尽的报导和评论。根据初步的统计,《檳城新报》自1905年5月下旬至次年4月上旬,至少有248则有关抵制运动的报导,其中包括在中国上海、广州、厦门、以及新马等地举行的抵制活动的进展及相关的公告。这些新闻报导对抵制活动的传播和人心的鼓舞起了很大作用,使新马的抵制人士觉得德不孤,必有邻。同样重要的是,在这期间《檳城新报》总共刊登了44篇头版评论文章,对抵制运动的合理化和正义性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些报章评论往往将抵制活动和爱国行为划上等号。例如在抵制活动初期,三湖居士刘伯廷在〈论南洋华商宜亟立争美禁约会〉中,感叹南洋华商仍未尽力参与抵制。与中国境内各省市相比较,当时南洋各埠的抵制活动显得冷静。作者责问“岂南洋华商而独无爱国合群之心乎?”刘伯廷最后希望南洋华商积极合作,“谋以杜绝美货,以为抵制,则为我国四万万之人种争气也。”^{②④}另外,在一篇名为〈代论:敬告大霹雳新改良商局绅董书〉的论说文中,作者认为“此事于国家存亡有密切之关系。”^{②⑤}而且,文中提醒读者,抵制美货,人人有责。作者还举出一个例子:一名未满12岁的小女孩也参加抵制美货,将家里所有的美制玩具和用品抛弃。作者勉励道:“夫女子尚急公愤,况属男子;孩童尚知大义,况在成人。”^{②⑥}另外一篇评论对抵制的起因及抵制手段的合法性作了很好的论述。文中首先提到过去二十多年来美国种种不人道的苛待华人行为:

②④ 《檳城新报》,1905年6月20日。

②⑤ 《檳城新报》,1905年9月6日。

②⑥ 同上。

自光绪十年(1884)明定禁约,一切华工皆不许至。自定约后,行之有效已廿载,其名为华工者,固无望登美境。其馀即非华工,如商家、学生、游历、官员等,及过境华人,若到埠无不多方留难。一上码头则困木屋,上堂传审,甚于囚犯,一言不合,立刻逐回。幸而上岸,亦别设禁例以相待,无端而查册拘人,无端而勒令出境。^{②7}

文中还提到这些歧视事件只针对华人,而其他落后的亚洲国家如韩国、越南、印度的人民却没有遭到美国的苛待。如此,更严重地打击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作者愤怒地写到:“我辈见美禁华工之约苛刻无状,闻同胞之惨耗而不怒发冲冠,急谋抵制者,是之谓非人类。”接着,作者为抵制手段作了合理的解释:“转念我国衰弱已达极点,又不能向彼政府力争,举国商民乃倡议自行抵制,不藉政府之力,设立拒约会,以不用美货为宗旨……夫以不用美货为抵制办法,可谓最文明。”^{②8}

如果说评论文章和新闻报导对知识水准中上的读者比较容易发生影响,那么报章中的游戏文章或歌谣则对稍识字的读者更具吸引力。《檳城新报》的副刊——益智录——包括很多的专栏:小说、旧事谐谈、科学零拾、笑林、歌谣、丛谈、格致谈、联语、游戏文章、官场现象、传记和世界奇文等。有关抵制活动的消息,便透过歌谣、游戏文章、联语等通俗文学体裁传播。歌谣是最常见的,这些叙事歌通常有几个特点:第一,唱出受虐华人的辛酸史,以博取同情。例如〈抵制美约〉(河南仿李陵碑)中的一段,将夏威夷政府以檀香山的唐人街有传染病流行为藉口,放火把整个唐人街焚毁的事件描述得很感人:

这十年,彼美人,禁得我,人无栖身,地无托足,真果是泪洒,衿袍。想当初,在檀香山,把华人虐害。又谁知,施毒计,烧得我,数万兄弟无地可逃;烧得我,家和产,尽化灰扬;烧得我,

^{②7} 《檳城新报》, 1905年11月15日。

^{②8} 同上。

一个个流离失所；烧得我，众同胞，鬼哭，神号。^{②9}

另外一首相同歌名的班本，则将华人初到美国，被关在木屋候审，以及各种受虐待的手法如裸体量身和硫磺消毒等描述得很清楚：

更可怜，无辜驱入木屋，而藏。常候至，数日，始行，开放。
审问时，又不许旁听，其详。用机器，来量身，好比徒犯，模样。
被他们，肆凌辱，奚有，天良。伪除疫，到痘房，难言，惨状。用
硫磺，薰浴体苛虐，不甚。^{③0}

由于美国不人道地苛待华人，海内外华人才被迫以抵制美货抗议，也因此歌谣的第二个特点是歌颂那些心意坚定的支持者，以及责骂那些不肯合作的民族叛徒。而且，为方便传唱，这些歌谣往往以粤语等方言填词。例如〈国民拒约〉（南音）中的一段唱道：

幸喜得报章传遍佳消息，
都话力谋抵制个个心坚。
不销美货为宗旨，
商人矢誓在神前。
佢话如果违章天地灭，
子孙从此断香烟。
如此诚心神共鉴，
结成团体意气相联。^{③1}

这段歌谣可以清楚地看出抵制者为达到目的，争取鼓励和威吓双管齐下的手段。赞扬支持者，是为了鼓舞士气；咀咒那些不肯合作者断子绝孙，是为了恐吓他们。

^{②9} 《檳城新报》，1905年8月24日。

^{③0} 《檳城新报》，1905年9月6日。

^{③1} 《檳城新报》，1905年8月22日。

另外一首歌谣〈真正要发奋〉，以更浅白的粤讴形式唱出，充份地表现出想要激励人心和激发团结精神的心意：

真正要发奋，大众协力同心。
 你睇吓近来美国，革禁我地华人。
 我国虽有四万万同胞，究竟无团结个份。
 故此外人欺侮，实系为此缘因。
 至到诸般凌辱，实系难禁忍。
 必要合群团结，正可抵制外侮来侵。
 箇种问题，莫话无甚要紧，实系关系大局。
 要打醒吓精神，今日不用美人货物。^{③②}

在《槟城新报》副刊中最有趣的一篇游戏文章是〈戏拟联合抵制美人禁约〉。文章中提到在抵制运动热烈地展开之际，曾有某男藉口召开抵制大会，实质是要组织抵制恶妻大会。原来这位仁兄平时受到河东狮吼百般地凌辱，敢怒而不敢言。于是利用常有众人出席抵制大会的机会，遍布传单，邀请大家参加这个变相的抵制大会。会中该男登台演说：

我们生于专制政体之下，复遇专制中之专制妇人。尊闺令如帝天，贱夫男如奴隶，种种凌辱限制，惟身受者知之，诚不忍为外人道。即如早夜诸般禁约，为丈夫者，大失自由之权。若不趁此时会集同群，先筹所以抵制之法，吾恐丈夫之强权日替，他日受制苦辱，更有不堪言者。^{③③}

后来有些听众打断该男的演讲，因为他们原以为是抵制美货大会，但所听到的尽是妇人欺凌丈夫之语。该男马上解释道：“我之所言美人禁约者，非指美国人限制华工之禁约而言，实指闺门中美人限制丈夫之禁约而言也。”结果，志同道合者果然组成一个同盟会，并拟好五条抵制恶妻之计。其中首二

③② 《槟城新报》，1905年8月29日。

③③ 《槟城新报》，1905年8月29日。

条如下：

- (1) 如妇人辱殴丈夫（如扭耳、鞭鞑、及役骂之类），当投明会中，还以其所以辱待我者反而施之，以昭平权。
- (2) 如妇人禁束丈夫远游夜出及饮花酌之类，当遵照会中规则不准该妇人归宁、睇会、看戏等事，以两相限制而保守自由权利。^{③④}

简言之，弱勢的丈夫要以牙还牙，抵制恶妻的暴行。虽然这可能只是虚构的游戏文章，但作者用心良苦，以这种大众化，通俗性的故事，来吸引老百姓对抵制美货运动的注意和关心。

报章的文字记载毕竟是静态的，只对有阅读能力和阅读习惯的人产生直接的影响。抵制者也清楚报章的局限性，因此他们积极举办各种动态的活动以加强宣传。将报章中刊载的歌谣拿来诵唱是其中一项动态活动。同时也办理各种演讲会，例如在各抵制大会上邀请专人发表演说。在新加坡和檳城两地的誓师大会上，都有讲员先后以不同语言和方言演讲。在吡叻州安顺的抵制活动中，主办人唐吉圃曾邀请胡采林、林文理、高廷求等人登台演说。据报导，听众都非常感动，而且纷纷立誓不购美货，并当场合捐四百馀元，汇寄给广东省拒约总会，以示支持。^{③⑤}

书报社所办的定期演讲也同样发挥很大的宣导作用。书报社成立的目地，原本就是以教育为主，协助不识字的老百姓了解国家大事和伦理道德。演讲人往往就近取材，将报章的重大新闻摘要讲解。而且为了能照顾到每一籍贯的华人，不同的演讲者通常都以各自的方言来讲演。例如，在新加坡书报社的一晚演讲会中，张永福以福建话，陈观圣以粤语，而黄松亭则以潮州话来演说。^{③⑥}

③④ 同上。

③⑤ 《檳城新报》，1905年9月27日。

③⑥ 《叻报》，1905年8月22日。有关书报社在新马社会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1906年以后所担任的教育和政治功能，参见 Yen Ching Hwang, "Chinese Revolutionary Propaganda Organizations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906 - 1911,"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29, 1 and 2 (1974), pp. 54 - 57.

另外一种动态的宣传是透过戏剧的演出。看大戏是新马各阶层华人最喜爱的娱乐节目之一，每当入夜时分，各戏台前常常挤满了人潮。抵制者知道透过戏剧的演出，最能影响那些目不识丁的老百姓。因此，他们特别排演了一场有关一位抵制英雄的戏剧。该剧目名为〈冯夏威殉烈记〉。^{③⑦}冯夏威是广州府南海县人，曾出洋谋生，在中美洲的墨西哥做过几年苦工。1905年春天返国，不久抵制美货运动兴起，冯为抗议美国苛待华工及唤起国人支持抵制的热潮，于是在7月16日在上海美国领事馆前服毒自杀。^{③⑧}该戏剧将冯夏威壮烈牺牲的事迹搬上舞台，以鼓励大家支持抵制。根据《南华早报》的报导，在新加坡的华影街，有两家广东戏院分别演出该剧。该报的一名记者亲自到其中的一个剧场观赏，他发现观众非常踊跃，而且由于该戏是以浅白的广府话演出，使下层阶级的观众也能了解到冯夏威自杀的原因以及与抵制运动的关系。^{③⑨}

冯夏威为华工争取权益而自杀的事迹不只搬上舞台，而且追悼冯夏威的纪念会也分别在上海、广东各县市、香港、澳门等地举行，成为抵制运动的另一个高潮。在新加坡和吉隆坡也先后举行追悼大会。新加坡的追悼会是由《图南日报》负责人陈楚楠发起，于12月3日在同济医院举行。会中尤列等人登台演说，痛言抵制美货的理由，听众热烈地鼓掌支持。^{④①}事后有一篇报章评论追述当天的盛况：除了整个会场墙壁挂满数以千计的挽联外，“专诚瞻拜者万有余人，不得其门而入者万有余人，自有星洲以来，未睹若是之盛会。”^{④②}吉隆坡华人也在12月16日举办一场追悼冯夏威大会，盛况不亚于新加坡。据报导：

^{③⑦}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uary 1, 1906.

^{③⑧} 有关冯夏威生平的考证及殉烈事迹，见黄贤强，〈华侨冯夏威与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海外华人研究》3期（1995年12月），页195-210。

^{③⑨}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uary 1, 1906.

^{④①} 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页76。

^{④②} 《檳城新报》，1905年12月16日。

是晚追悼会甚为踊跃，借同善医院为开办之所。院中悬挂冯公像暨曾少卿（上海抵制美货运动的领导人）、马、潘、夏（马达臣、潘信明、夏重文三人因为参与抵制活动而被广东官府逮捕入狱）四君之像。门外扯中国龙旗，鼓吹用西洋音乐，大张电灯，其余联额□缀甚多。至来吊者俱穿黑衣以示哀悼，当时鼓琴者有人，行礼者有人，宣读诔文者有人，学童歌诗者有人，演说者有人，拍照者有人，礼毕而散。^④

从上述记载可知新马两地的追悼会筹办周全，仪式庄严隆重，而且各项安排井然有序，参与的个人和团体也很多，对抵制美货运动的宣传一定有很大的效果。

二

过去研究二十世纪最初十年的新马华人社会和政治，都偏重于保皇党和革命派的活动和影响。保皇党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确对唤醒新马华人的爱国意识作出贡献，革命派的尤列和孙中山等人也确曾催生了新马华人的民族主义。这两派还常为争取华人的支持而互相攻击，并分别透过《南洋总汇报》和《中兴日报》等文宣工具作为喉舌，批评和打击对方。^⑤但从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的研究可以看出当时华人的政治立场并非如楚河汉界般地分明。他们也不能简单地被分为两个敌对的阵营，因为他们会为一个更现实的利害关系而抛开政治偏见，共同支持抵制美货运动。这个现实的利害关系是牵涉到他们的工作机会和生存权益。他们参加抵制运动，最主要还是因为担心如果让美国如愿地禁止华人入境及迫害华人，英国人也会仿效。那么，在英国殖民地谋生的新马华人也会深受其害，不但他们家乡的亲友将无法来南

^④ 《檳城新报》，1905年12月23日。

^⑤ Yen Ching Hwang,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pp.

洋谋生，甚至已在新马工作和定居的华人也会有被驱逐出境的可能。他们的担忧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英国的另一个殖民地——澳大利亚——在十九世纪末期已采取排外政策，以语言测验等方法来限制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移民数量。^④在抵制美货期间的一些报章评论中可发现不少显示新马华人隐忧的证据。在一篇评论中，作者明白地指出，若让美国得逞一次，则后患无穷：“一美为之前，百美继其后。美约不争，各国闻风踵起，五洲虽大，我华人将无立足之基矣……此时若不联合同胞实行抵制，他日列强效尤，前途何堪设想？”^⑤有一首粤讴歌谣更明白地唱出当时华人的恐惧感，歌词中提到若现在不团结一致，将来便会成为任人宰割的奴隶，而且届时“虽系地球咁大，问你向边一处昂头”（意即：地球虽大，却无处能立足抬头）。^⑥

由于当时新马华人有这方面的忧患意识，使得他们不分党派或政治背景，为共同的利益而团结合作。从各地抵制活动的领导人的背景即可证明，其中有革命派、保皇派、也有些是没有明显的派别色彩的或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商人，甚至有不少土生土长的华人。主办冯夏威追悼会的陈楚楠和张永福是革命派支持者。在槟城平章会馆的会议中，其中一个华人领袖吴世荣，是日后最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派人物和同盟会槟城分会的负责人。在吡叻州最热心支持抵制活动的富商胡子春，则是保皇党的中坚份子。当孙中山于1906年在新加坡成立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后，原本打算继续北上马来半岛各大城市以组织更多的分会，但孙中山一行人到达怡保后，受到胡子春的威胁恐吓，只停留一个晚上便匆匆折返新加坡。但胡子春对抵制活动的支持，却与革命派人士一致，在吡叻州的一次捐款活动中，胡子春是最慷慨的捐款人。^⑦对政治并不很关心的著名富商余东旋，也多次在各地捐献大笔款项给抵制组

④ 黄昆章，〈白澳政策与华侨华人〉，载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编，《华侨华人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第三辑，页2-3。

⑤ 《槟城新报》，1905年9月6日。

⑥ 《槟城新报》，1905年8月29日。

⑦ 《槟城新报》，1905年9月6日。

织。在吡叻州的金宝和务边的捐款活动中，余都名列榜首。^{④8}本地土生土长的林文庆，在6月20日新加坡举行的反美大会中被选为抵制活动的领导人。林从小受英文教育，留学英国习医，回国后还担任过殖民地立法议会议员。另一位与林文庆出身背景相似的峇峇是伍连德。伍出生于槟城，同样是受英文教育且获得英女皇奖学金赴英学医，学成后回到南洋行医，因热心公益而成为当地社会的领袖。在6月27日平章会馆的集会中，伍还以英语发言，呼吁华人团结一致抵制美货。

不论是保皇派或革命派的支持者，或是无政治色彩的华人，都支持抵制美货运动。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华人社会对该运动已形成一种共识。华人对国家、民族的关怀，已经超越党派之争，这一点可以从参与人物的政治背景看出。除此，从参与者的社会阶层也可以看出这是个跨越阶级的社会运动。除了所提过的领导人多数是富商和医生等专业人士外，参与者还包括许多小商人，文化界工作者如《叻报》的叶季允和《槟城新报》的编辑和主笔，以及劳工阶级如码头工人，甚至是戏剧演员和妓女也不落人后，可以说是新马华人最早的群众运动之一。当人民的团体意识被唤醒之后，他们就比较容易再次受到动员。这个抵制美货运动最重要的影响之一，便是为1905年以后新马各阶层华人积极参与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运动垫下稳固的群众基础。

^{④8} 《槟城新报》，1905年11月13日及12月7日。